

恐怖小说家赵明橙从周一开始每天都收到一重「惊喜」：玫瑰花瓣洒满他的办公室。玫瑰花瓣是影的主角、带有曼陀罗毒粉的婚纱、撒满了蔷薇花瓣的血簿、与定时炸弹抢夺时间、死时致命约会。神秘人物戈德为赵明橙奉上了六重生死系于一线的「惊喜」，而警察顾天澜也被卷入这场恐怖的游戏：女儿被炸死，妻子被枪杀。赵明橙在恐怖中努力求得生存，感情也在温柔热情的邻家少年庄宁和稳重的警察顾天澜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她选择了谁？戈德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第七重「惊喜」又是什么？步步杀机让你意料不到。

紫薇朱槿／著

# 步步杀机

中国妇女出版社

# 步步惊心

紫薇朱槿／著

中國婦女出版社

# 步步木机



紫薇朱槿 / 著

中國婦女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步步杀机 / 紫薇朱槿著. —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80203-404-4

I. 步… II. 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0764 号

## 步步杀机

---

作 者: 紫薇朱槿

责任编辑: 万立正

责任印刷: 王卫东

装帧设计: 亿点印象工作室

出 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http://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京字印刷厂

开 本: 165 × 230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42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80203-404-4

定 价: 20.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 作者简介

紫薇朱瑾，原名曲磊，女，山东威海人，山东省作协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理事，2001年触网及开始写作，作品涉及体裁众多。

短篇作品先后发表于《知音》、《知音·海外版》、《爱人》、《家庭之友》、《前卫》、《恋人》、《男友·酷酷啦》、《今古传奇·故事版》、《齐鲁晚报》、《江南时报》、《新闻午报》、《古今故事报》等诸多报刊，部分推理及灵异作品被收录进《吓死你不偿命》、《蝶魔》、《2005中国故事精选》、《红月亮》、《2006中国故事精选》等书。

已出版的长篇作品有奇幻小说《凯旋·鸢尾》（作家出版社）、恐怖悬疑小说《第七个恐怖》（台湾成纬出版社）、悬疑小说《深度迷失》（南海出版公司）。



# 步步杀机

责任编辑 / 万立正

封面设计 / 1点印象

## 内容简介

---

恐怖小说家赵明橙从周一开始每天都收到一重“惊喜”：荒屋中神秘消失的女尸、成为死亡电影的主角、带有曼陀罗毒粉的婚纱、撒满了蔷薇花瓣的血瀑、与定时炸弹抢夺时间的生死时速、致命约会。神秘人物戈德为赵明橙奉上了六重生死系于一线的“惊喜”，而警察顾天澜也被卷入这场恐怖的游戏，女儿被炸死，妻子被枪杀。赵明橙在恐怖中努力求得生存，感情也在温柔热情的邻家少年庄宁和稳重的警察顾天澜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她选择了谁？戈德的目的是什么？第七重“惊喜”又是什么？步步杀机让你意料不到。

重重“惊喜”>>>>







# CONTENTS

# 目 录

- 第一章 神秘失踪的尸体 /1
- 第二章 红纱女尸 /8
- 第三章 再探空屋 /16
- 第四章 温柔的庄宁和恐怖的戈德 /25
- 第五章 真实的死亡电影 /33
- 第六章 旅馆惊魂 /41
- 第七章 夫妻间的争执 /51
- 第八章 死神新娘 /60
- 第九章 第三桩命案 /65
- 第十章 戈德的陷阱 /73
- 第十一章 蓝胡子的红楼 /81
- 第十二章 楼顶惊魂 /90



# CONTENTS

# 目 录

- 第十三章 蔷薇血瀑 /98
- 第十四章 调查结果 /104
- 第十五章 庄宁的宣言 /111
- 第十六章 生死时速 /120
- 第十七章 爆炸之后 /129
- 第十八章 致命约会 /137
- 第十九章 黎明前的黑暗 /146
- 第二十章 第七重惊喜 /154
- 番外篇 戈德的自白 /164



## 第一章 神秘失踪的尸体

赵明橙最喜欢初夏的清晨，有着柔和的风，恰到好处的阳光，在浓密的绿阴下跑步，可以享受这片社区清晨无人的静谧，尤其在周一的清晨。然而这个早晨却例外了，一个一身白色休闲服的男孩坐在前方的长条椅上，含着笑看着她。

赵明橙停了下来，对男孩也笑了笑。男孩斯文秀气，只是脸色有些苍白，没有十九二十岁这年龄应有的活力。他站了起来，跟赵明橙差不多高矮，却更显羸弱，“你好，我叫庄宁，是你的新邻居，我住在69号，早上看到你从68号里出来，所以在这里等你打个招呼。”

赵明橙释疑，笑容更热情了些：“欢迎你，我是赵明橙，69号空置很久了，你是昨天才搬进来的吧？”

庄宁点了点头：“是的，因为我有心脏病，不得不休学，所以就借了亲戚这里的空房来疗养，以后还请明橙姐多多关照。”

赵明橙尽量隐藏住自己的怜悯，笑容未减地说：“别客气，以后是邻居了，大家就相互关照吧。”

庄宁又对她微一鞠躬：“听说明橙姐是大名鼎鼎的恐怖小说家，可惜大作我不能看，不过明橙姐肯定胆大，我自己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如果害怕了，明橙姐可千



万要照顾个一二了。”

赵明橙掩唇一笑，心中暗想：如果你知道我也是个胆小鬼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但她并没有拒绝男孩的请求，只是点了点头：“一定！”

与庄宁挥手道别后，赵明橙一路跑回到了自己的别墅静山路68号。由于静山路这一带的别墅是统一规划，坐落在静山山脚下的68号和69号实际上已经是最后两栋了。赵明橙的父母都在国外定居，没有家室拖累，又为了写作方便，自然是希望越清静越好，而庄宁那样年龄的男孩自然会嫌这里太过冷清孤独。

想到这里，赵明橙耸了耸肩，也怪可怜的，这般花样季节的少年，现在应该在大学校园里有着绚丽灿烂的人生，身边被无数可爱的女孩子包围着，就像左晴雯小说《烈火青春》里那样燃烧着多姿多彩的青春，而不是像一棵日渐枯黄的小草待在这冷清的山下别墅里慢慢耗尽生命。

这或许就是命运吧。赵明橙为早上的邂逅做了一个结论，然后掏出钥匙打开了大门。大门后的书信篮里又放了满满一叠信件，由于有许多读者来信、邮包之类的东西，邮差嫌每次签收太过麻烦，所以赵明橙找人在门上做了一个小翻板，邮差每次将信或是邮包从翻板投进去，都会落到门背后大大的篮子里，赵明橙每天跑完步回来等着把篮子倾倒一空就可以了。

进屋后，赵明橙把信件往沙发上一扔，先去沐浴洗掉一身汗，等到神清气爽了，才带着清香的沐浴液的气味走到沙发前坐下，翻看着信件。

不外乎是些读者来信和一些生活上的账单之类的信件，赵明橙一般先做出分类，挑重要的看了，读者来信会在晚上睡前细细阅读，然后有选择地回复。

在这一堆信件中，一封信极为特别。粉色的信封上一片空白，既没有收信人的地址姓名，也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姓名，但赵明橙捏了捏，里面又的确有信纸。这封信是给谁的？又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它引起了赵明橙的好奇心，随手一撕封口，把信纸从里面揪了出来。

“第一重惊喜”，简明扼要的五个大字被打印在一张 A4 打印纸上。

真是莫名其妙！

赵明橙看到纸的背面仿佛还有字，于是翻了过来，仍然是打印的字体：“马上来平定路 190 号 407 室。”

今天是什么日子？赵明橙仰头盘算着，既非节日，又不是自己的生日，为什么会有惊喜？又有什么惊喜？

如果有人怀疑赵明橙的好奇心，那他绝对是不了解赵明橙，通常来说，写恐怖小说的作家，有相当比例的胆小鬼，赵明橙又绝对是胆小鬼中的翘楚，既胆小如鼠，又好奇心极强。这封信的主人绝对是极了解赵明橙的个性，把这个诱饵往那儿一抛，赵明橙这条鱼儿肯定要不由自主地咬钩。

应该是自己的 FANS 寄来的吧。赵明橙心中痒痒起来，这分明是故弄玄虚的惊喜，似乎是很好玩的东西，应该值得跑一趟吧，反正平定路也不远。

轻扫蛾眉，及肩长发纹丝不乱，又换了一件苹果绿的及膝连衣裙，24 岁这样的年龄，有青春打底，怎么打扮也不会难看。她确信一会儿呈现在 FANS 面前的自己是得体的，于是充满了憧憬出了门，招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平定路。

平定路属于老城区的一部分，七成新的建筑物在这里已属鹤立鸡群，而且规划混乱，门牌号以迷宫似的走向分布。

平定路 190 号是一栋起码有二三十年历史的四层老楼，依着背后不足三米的高耸山墙而建，狭长的一溜楼房却只有一个入口，倒颇似老旧工厂的宿舍楼。土黄色的楼体被风吹雨淋，露出斑驳的灰底，显出破落惨败的景象。

从外观来看，赵明橙找不到一丝可以显示出此地仍有人居住的迹象，没有悬挂在外面花花绿绿的衣物，没有人的声音，几片碎玻璃在空旷的窗子上尖利如锥却又破败如老人嘴中仅存的残牙。大楼就像破旧的垃圾，被人毫不留情地丢弃，凄楚地蹲踞在这里。



赵明橙迷惑地走了进去，谁会在这里给她一个惊喜？高跟鞋在布满了灰尘的楼梯上发出清脆的敲击声，在走廊里回荡着。同时楼里还有着另一种古怪的声音，低沉的“嗡嗡”声，仿佛成千上万只蜜蜂同时振翅。赵明橙头痛起来，这种极其低沉的声音令人压抑得难受，胸口仿佛被巨石压住，心却极其高昂地跳了起来，“扑通”、“扑通”。

心脏超乎感觉地快速跳动着，头脑里却仿佛有一根细针随着心跳有节奏地上下戳刺着神经。

我讨厌这里！赵明橙知道自己的植物神经被这种低沉的噪音刺激得又开始紊乱了。医生曾经说过，她的神经系统功能有些紊乱，所以容易受到周围环境中诸如不良气味、声音的刺激而产生烦躁不安乃至偏头疼等一些毛病。

赵明橙突然发现自己没有那么期待这个惊喜了。这里不是没有人居住吗？为什么会有这种类似老旧冰箱或是空调压缩机发出的嘈杂声音？

我讨厌这里！赵明橙可以感觉到心脏在胸口那个位置里不安分地跳动，像一头受惊的小兽四处乱撞。这不仅仅影响到她的心情，也令她身体极度难受。仿佛有一大团火腾地冲上了脸，热气腾腾地扩散开，手指拂在脸上可以鲜明地感觉到冷与热的对比。

赵明橙开始情绪化地憎恨起这个要给她制造惊喜的家伙了，这个世界那么大，为什么要挑一个这么怪异的地方？还要不要上去了？这个讨厌的地方，可是都走到这里了……

一楼……二楼……三楼……四楼……

赵明橙在四楼的楼口站定，深吸了一口气。心跳仍然令她难受，这个该死的“407”在哪里？她决定进去看一眼就走，然后赶快离开这个令人生厌的地方。

她环顾走廊。左右各有两排房间，该往哪一边走？她向右转身，正对着她的房间门梁上小小的红色铁牌上刻着“404”。

那见鬼的噪音为什么没完没了？

赵明橙再次感到燥热冲上脸颊。

哦……不会，医生说这有些类似更年期症状，可我才24岁……407在哪里……那个可恶的家伙，哪怕再让我惊喜，我也不会给他好脸色看……会是什么惊喜……哦，405……

404的右侧房间就是405，这么说这里的房间排号是从东到西横向排列了。

赵明橙又深吸了一口气，挺了挺胸，尽量舒展开紧皱的眉头，高跟鞋敲击水泥地面的节奏略快了一点，越过了406，就快要见到那个惊喜了。

407与别的房间从外观看来没什么区别，门紧关着，把惊喜与赵明橙隔绝开来。

赵明橙把手放在门把上，突然想到这会不会只是一个玩笑，里面什么也没有，自己只是被骗得白跑了一趟，然后过一会儿会有一个笑得不可开交的家伙跳出来说这只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尽管现在早过了4月1日。

手掌仍然用力向下按去，把手发出“咔嚓”的声音，证明门没有锁……很好，这起码证明我可以看到里面是否有惊喜……赵明橙全神贯注于此，暂时忘记了那种低沉的噪音对她精神上的伤害。

门被轻轻推开，轻盈地，没有发出一丝声音，向赵明橙展示出门背后的世界。

赵明橙在不自觉中皱紧的眉头和微撇的嘴唇在瞬间平缓下来，仿佛有人猛然抽去了她脸上所有的表情，抹去了她头脑中所有的知觉。

赵明橙已经松开了手，门仍然徐徐向后退去，力图尽它最大努力展现出这个惊喜。

这的确是一个惊……喜，如果那封不知名的信件的主人对“喜”这个字的解释是害怕、畏惧。

赵明橙呆呆地立在门口，什么低沉的噪音，什么令人难受的心跳，什么见鬼的神经功能紊乱，统统都被这个惊……喜给吓得抛到了九霄云外。

407里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单间，约二十多平方米，一个长发女人披着红纱俯卧在房间的中央，手脚畏缩着，笼罩在红纱下。质地本是轻盈的红纱却变得厚重，沉浸在围绕女人身边的血泊中。四壁雪白的墙面变成了画布，血液变成了颜料，被随意涂抹在墙上，变成大幅写意抽象的图案。

只是这样的抽象画很难被人接受的，尤其是一个有着晕血症的人。

鲜明的血，刺目的红，赵明橙甚至没有感觉到脸上的燥热已经迅速退却，她更看不到脸上的绯红已经转变成蜡黄，她只能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声，然后喉中已经涌出了大量的酸水。

“呕。”赵明橙头一歪，避开了屋里的抽象画，在门口大吐特吐起来。

胸口的郁闷似乎永远都吐不干净，赵明橙撑着腰，似乎不把肝胆肺全吐出来不罢休，但身体却已经支撑不住，摇摇晃晃着，眼前一阵阵发黑，她不得不撑着墙，以免自己摔倒在這一地的污秽中。

不要看！不要看！心里的声音一直在叮嘱着赵明橙千万不要再看407里的景象，她撑着墙，一步步挪到了走廊的尽头，走廊窗户的玻璃全碎了，初夏上午温暖的风吹进了这阴森的走廊里也变得阴冷起来。赵明橙双手撑住布满了灰尘的窗沿，把头贴近窗口，贪婪地大口呼吸着，用力压制下心中的悸动和胃中的蠕动。

深呼吸……深呼吸……

赵明橙用力掐了一把手腕，然后痛得倒吸了一口气，这不是梦。

她掏出了手机，勉强按下了“110”，“平定路……190号……407室……有死人……”她挂上了电话，哽咽着，终于泪如雨下，身子直直滑了下去，坐倒在地上，把头埋进膝里像个孩子一样号啕大哭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楼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赵明橙泪眼模糊地看着几个警察冲向了这里，他们看了一眼407，又马上跑到赵明橙的面前。



一个警察喘着气问道：“小姐，是你报的警吗？哪里有死人？”

赵明橙勉强抬起了手颤巍巍指向了407：“那里……”

警察皱眉：“没有，407是空房间，没有人。”

赵明橙吃惊地张大了嘴。

“你没事吧？”

面对着警察质疑的目光，赵明橙很想说：“你们都是瞎子吗？那么恐怖的景象居然都看不到？”她反撑着墙想站起来，那个警察急忙扶住她，暗中一用力，把赵明橙拉了起来。

在警察的搀扶下，赵明橙走到了407门口。她有些残忍的得意，手指指向了房间里，但她的动作马上就停顿住了。

那个警察说的没错，这的确是一个空房间，没有人。

没有被红纱笼罩的女尸，没有满壁抽象画般的血迹，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废弃的房间，并不洁净的白色墙壁，灰色的水泥地，阴森诡异地在赵明橙眼前晃来晃去。

赵明橙再次感觉到了那被她忽视已久的低沉的嗡嗡声，头好涨，心跳又开始令人难受了，她抱着头，痛苦地呻吟起来，那具尸体哪去了？